

## 赏壶养壶皆情趣

□许一新

江苏宜兴是中国乃至世界的紫砂故乡，自古以来出了不少顶级的紫砂陶艺大师。走进太湖西岸的宜兴紫砂工艺厂、工艺坊，仿如走进一座座紫砂艺术的“宫殿”，空气中弥漫着淳淳的紫泥芬芳，不时飘来一阵阵笔墨清香，给你带来几分神秘、几分遐想，也常会使你流连忘返。

在过去，制壶从造料、塑型、烧制到成品等一整套工艺流程，都只能是一次成型，因而难免会产生误差，即使大师的作品有时也不例外。随着科技发展、工艺成熟，现在可以两次、三次烧制作品，都能把整把壶做得严丝合缝，无可挑剔。于是，紫砂陶艺大师及弟子们往往都将功夫用在做艺术壶，从而去凸现张扬个性，把书法、绘画、诗文、篆刻等艺术应用于精美的紫砂壶上，力图在情感抒发与紫砂壶艺的契合中寄托自己的所想、所感、所悟，使其作品达到壶中有画意、画中有诗文，壶情相融的至高境界。

我至今收藏的仅有两把紫砂名壶是出自于徐香棠、吕尧臣两位大师之手，我爱如至宝经常拿出来把玩也不觉有审美疲劳。徐大师制作的这把壶，是用黄龙山产原矿段泥为原料，壶身端庄稳重、精致玲珑，正面用楷书刀刻“超塵脱俗”，字体遒劲有力，背面刻画一株盛开的腊梅，骨感刚柔相济。同样欣赏一幅画，纸质的画是平展的，而紫砂壶上的画是立体的，同样线条会有深浅粗细，断断续续之间，后者质感的厚度和深度，让人过眼一望便烙印铭心。吕大师制作的这把壶，以原矿红泥为原料，壶形外圆内方，小小的壶盖、微翘的壶嘴、外套一层圆边，就连那壶的把手也雍厚大度。壶身正面用隶书刀刻“清心”两字，如行云流水、飘逸灵动，背面别具匠心地刻画着两位老翁，端着小口壶对坐对呷，中间放置一块石墩。人物和场景细腻传神，惟妙惟肖，足以让人遐想。这两把精致的紫砂壶，在我看来恰到好处地呈现出双重美：从题旨表现上说，同曲异工，寓意深刻；从艺术手法上说，达到了紫砂壶艺术和陶刻艺术的完美结合。当年我在参观两位大师的作品陈列展时，看到这两把壶只觉眼前一亮，给人一种心灵的交融和撞击，从中又似乎读出了一种意味深长的人生警示。可能是我的理解正合大师之意，两位大师几乎是慷慨成全了我的心愿。

赏壶如此，养壶也是一种审美情趣，“茶壶是很奇怪的，只要混过别的茶叶了，就一辈子也说不清了，所以一把紫砂壶只能泡一种茶”，一位家里有十几把茶壶的朋友对我如是说。茶壶是有细胞的，也需要呼吸的，它遇到油烟洗不清，置放在空气不流通之处就会有窒息气味。茶壶要常用，泡茶时，它的细胞张开，饱饱地吸进茶，从此它的基础就奠定了。一把壶常泡一种茶，当然应是好壶好茶，那种特有的味道会随着壶盖的掀起扑鼻而来，即使不放茶叶，光是冲进开水，也会有茶的香气，那香味是无数次的泡茶所酝酿凝聚起来的。

我常想，壶从它“诞生”起就能展现这样美的生命，更何况是人呢？

## 纯粹

□任海杰

在红尘滚滚的当下，经常会想到一个词：纯粹。

杨蕴石先生教书几十年，退休后，纯粹出于兴趣爱好，才拿起笔，圆自己年轻时的梦。正如她所说的：“自娱自乐，老有所为，老有所乐。”

把写作当乐趣，这样的文字就显得纯粹。我清晰记得十年前第一次看到杨先生的来稿：书写工整，文字朴实洗练，故事情节生动。

就这样与杨先生接上了缘，至今已十年。说来有趣，从姓名上看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杨先生是位男士，后来才知是位女士，而且已年过七十。一位年过七十的老人，忙碌完家务琐碎，在方格纸上一字一句认真地写稿（每篇的篇幅都在五千字左右），如此纯粹的写作热情，令人油然而生敬意。

杨先生虽然六十岁后开始写作，但她丰厚的文学功底、丰富的人生经历和阅历，使她厚积薄发，佳作源源不断。读到精彩处，每每

不禁莞尔。甚至想，如果有影视编导要找剧本素材，杨先生的文章是个宝库。她行文中的许多细节，很富有场景感。当然，不要忘了给杨先生场税。

健康养生有多种，在我看来，杨先生的勤于写作，使她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。她平时关心时事，关注日常生活、世态百相，交友、旅游——你感觉不到她已是位八十岁的老人了，她的内心依然活力充沛，生机勃勃。她的心态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时尚。青春不老，在杨先生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。难能可贵。

耕耘十年，开花结果。记得有一次与杨先生通话，无意中说道：争取在你八十岁时出一本书。没想到“戏”言成真，真是可喜可贺！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，当读者看完本书，一定会是不虚此“阅”。

本文为《嫁完全了高山嫁大海》的序 杨蕴石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## “三”非“雪”

□陈志强

盖上项目更改革，写上了正确的“雪”，并说办理的身份证档案资料已送上去，必须与办理身份证部门联系也要作更正。最后，要收更正手续费10元人民币。我付了钱心里在喊冤，这是当初你们工作马虎写下的不规范字，还给我带来了麻烦。再一想，才10元钱，买个教训长点见识，化钱消灾嘛，只要身份证上的名字不要再出错就好了。二话没说就走了。

不久儿子的身份证拿到了，这回正确无误，心里也就放心了。不料，烦恼的事儿还没完。去年10月，儿子按规定拿了身份证、户口簿到镇社会保障服务部拍了照办理“社保卡”。到今年7月儿子回家说，许多同学已拿到了“社保卡”。我想，总有先后吧，一直到10月份还未拿到。于是，我到镇社会保障服务部去咨询，得到的回答是：教委部门提供的名字仍然是“三峰”，而镇社会保障服务部的名字是更改后的“雪峰”，必须由教委方面将名字更改后才能将“社保卡”做出来。儿子在市重点中学读书，当初送过去的档案在我到镇上派出所更正名字之

前，故教委的档案中尚未更正。于是，我通过电话与学校老师、教委联系，又是写证明，又把户口簿、身份证的复印件让儿子带给学校，证实更改的情况……妻子说，现在烦恼一点还是小事，要是再“马大哈”不把学校档案上的名字都更正好，明年儿子高考时添点麻烦的话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了。

一个不规范的“三”字，着实给我带来了许多的烦恼，大有切肤之痛的感觉。怪只怪自己，要是当初报出生时对派出所工作人员及时更改的话，就不会招来诸多烦恼了。说穿了，还是没讲“认真”两字。而就是这个不规范的“三”字，从户口簿上“一锤定音”之后，居然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市重点中学，居然一路过关，堂而皇之地进入教委档案系统，真让我有点想不通。字典中是没有这个“三”字的，“三”字绝对不等于“雪”，在电脑中输入汉语拼音“xue”也是没有这个“三”字的，（我在电脑上打这个“三”字时只能用手写体得到）。

从此以后，我对不规范的文字毫不含糊，坚决说“不”！

## 油菜花开又一春

□景青

一天饭后，阳光和煦，我照例散起了步。不远处是一片闪着绿色光芒，又零零星星地顶着一派鹅黄的油菜地吸引了我的目光，两条腿也就不由自主地向那片充满生机的土地。

一头扎进油菜地，见阳光在油菜的茎叶上跳跃闪烁。清风徐来，那混合着泥土和油菜气息的清香直透心脾，让我感受到什么是心醉。说来也奇怪，我生于乡村、长于乡村，每年时令一到，家乡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就会竞相怒放，除了连绵的农田，即便是屋前宅后，岸边河坡，也都是油菜花的领地。或许那时经历的世事甚少，或许随处可见而不觉得可贵，故而它们从来都没有如此刻怀有的感情：爱怜、缱绻、欣喜、流连……

那一棵棵、一畦畦绿得很深的油菜，成锥形向上生长，约有半人来高，恰似一座座绿色的宝塔。我不由得俯下身子，与油菜花们零距离接触。那是今生今世第一次如此仔细地观察油菜。那茁壮的茎呈青绿或微紫色，亭亭净植。有序地长出十多个分叉，每个分叉里都长出一个叶柄，上面长有花蕾。那主茎上顶着一个

大花蕾，足有四五十个花苞，密密匝匝，团团相抱，犹如即将成熟的向日葵籽，有序紧密地排列着。有的含苞，有的半开，有的则已怒放。那已经完全开放的花枝，足有四五十朵小花围成一个金灿灿的小球。闻之，令人陶陶然也哉。粗粗数了一下，一棵壮硕的油菜，起码有十来个或这样的花球，到了成片成畦的油菜花竞相怒放时，你想想，那该是一种怎样壮观的景象啊！清明节后的首个工作日，我利用午休时间再次来到那片菜花地。才几天不见，那片菜花已经不敢相认了。个头足有一人高，枝叶繁盛，蜂喧蝶舞，已经完全进入盛花期了。那金灿灿的一片何等养眼怡神！

然而从观赏的角度看，油菜花与雍容的牡丹、芍药，清丽的荷花、菊花，芬芳的桂花、水仙等名贵花卉比起来，实在相去甚远，农民也只在乎它们身后那能榨油的角果。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对那些名花可谓竭尽讴歌咏叹之能事，却从来就不屑去赞颂一下油菜花。搜索枯肠，也只有刘禹锡、温庭筠、范成大、杨万里们的那几首不咸不淡的诗歌。其间，“高产诗人”乾隆也曾凑过热闹的。想想

还是温庭筠的“沃田桑景晚，平野菜花春”有点意思。今天对油菜花怀有如此深刻的感情，或许是因为城市化的铿锵步伐让我惊醒：如今的市郊大地都被围成了“都市里的村庄”，城市在无止休地扩张，土地变得越来越宝贵。或许就在不久的将来，这块充满着生命活力的油菜地，就要被那些张牙舞爪的建筑机械所占领。从前，人们居住在低矮潮湿平房里，对楼宇的向往之情不难理解，而时至今日，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大厦，人们对渐行渐远油菜自然产生了别样的感情。也难怪有人动起了举办“菜花节”的脑筋。据说江苏兴化、江西婺源，还有上海奉贤的“菜花节”越办越红火，规模也越来越盛大，吸引了大批的城里人，不远百里千里，不惜鞍马劳顿，前往观摩油菜花开的盛况，人们对极其平常的油菜花怀有如此浓烈的感情，这人心的所思所想就不难理解了。

我自忖：长此下去，眼前这些曾润滑过我们无数代贫瘠生活的油菜，还有众多农作物将何以成家？眼前这片充满着生命活力的油菜，明年此时还能继续盛开吗？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！

## 【边走边悟·437】

## 喜怒哀乐

近日看到一篇《戏说凡人之情》的桥段，虽是“戏说”，倒也把各色人等面对各自不同的现实生活产生的喜怒哀乐，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先是普通员工的“乐”：对这个群体来说，他们认为世间最快乐的事，莫过于领薪；比领薪快乐的，莫过于天天领薪；比天天领薪快乐的，莫过于加薪；比加薪快乐的，莫过于天天加薪；比天天加薪更快乐的，莫过于天天加薪后老婆还不知道……

再是陪酒的“苦”：世间最痛苦的事，莫过于喝酒；比喝酒痛苦的，莫过于天天喝酒；

比天天喝酒痛苦的，莫过于醉酒；比醉酒更痛苦的，莫过于有朝一日找不到机会去醉酒……

还有学生的“烦”：对学生来说，最烦心的事要数做作业了；但比做作业烦心的，莫过于天天做作业；比天天做作业烦心的，莫过于做家庭作业；比做家庭作业烦心的，莫过于天天做家庭作业；比天天做家庭作业更烦心的，莫过于天天由父母监督着做家庭作业……

还有农民的“忧”：对农民来说，最担心的事，莫过于农资上涨；比农资上涨担忧的，

莫过于农资天天上涨；比农资天天上涨担忧的，莫过于上涨后买到的农资还是假货；比天天买到假货更担忧的，莫过于买到假货后联系不上打假索赔的部门……

还有个体老板的“幸”：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赚钱发财；比发财幸福的，莫过于天天发财；比天天发财幸福的，莫过于天天发横财；比发横财幸福的，莫过于天天发横财；比天天发横财幸福的，莫过于发了横财还免税……再有就是地方官员的“疼”：对他们来说，世间最头疼的事，莫过于老百姓上访了；而比老百姓上访头疼的，莫过于老百姓天天上访；比老百姓天天上访头疼的，莫过于百姓越级上访；比百姓越级上访头疼的，莫过于百姓天天越级上访；比百姓天天越级上访头疼的，莫过于百姓背地里天天越级上访……

还有更多不同群体人的喜怒哀乐，比如名星大腕、演艺人员、教职员工、工程技术人员等。

喜怒哀乐乃人之常情。但不同群体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，这与他们的不同利益诉求有很大关系。也就是说，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、具有共性的喜怒哀乐外，还明显带有“职业化”倾向。比如说，当领导的少不了开会学习以及各种迎来送往的应酬活动，并时常为此头皮发麻，而普通百姓就不会感同身受，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开会和坐圆台面的机会。同理，当领导的一般也不会有底层百姓诸如屋顶漏水、因卫生间厨房间合用而产生纠纷等的烦恼。各人的生活不同，所思所想也就会有差异。对不同群体的喜怒哀乐不必持嘲笑态度，而应通过换位思考，加以理解和包容才是。

